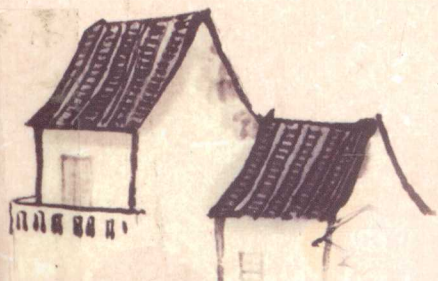


與文化歷史
中華古代
研究叢書

莊子故里考辨

潘建榮◎主編

中國書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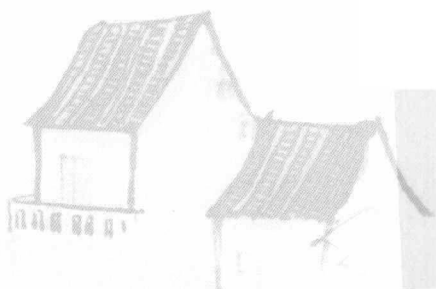
B223.5-537

與文化歷史
中華古代
研究叢書

莊子故里考辨

潘建榮◎主編

中國書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莊子故里考辨/潘建榮主編. —北京: 中國書籍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68 - 1760 - 8

I. 莊… II. 潘… III. 莊周 (前 369 ~ 前 286) —故居—考證
IV. B223. 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155446 號

責任編輯 / 金 碩

責任印製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設計 / 周周設計

出版發行 / 中國書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豐臺區三路居路 97 號 (郵編: 100073)

電 話: (010)51259192(總編室) (010)51259186(發行部)

電子郵箱: chinabp@vip.sina.com

經 銷 /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廠

開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16

印 張 / 24. 75

字 數 / 357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 36. 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荷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何茲全 李學勤 安作璋 沈長雲

主 任 潘建榮

副 主 任 侯仰軍 徐子紅 徐承秋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盧新文 劉忠友 孫 明 杜長印

張啟龍 鄭關生 蔣寶府 彭祥海



莊子像

莊子故里
戰國之紫
今在何方
愈辯愈明

何茲全
二〇〇八

（何茲全：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序

近年來，隨著莊學研究的深入，莊子里籍的討論熱烈起來。我認為，現在關於莊子故里的探討，就像古代很多名人故里研究一樣，存在很大困難。由於年代久遠，相關材料十分稀少，而且對材料的認識往往存在分歧。上古時期的堯、舜、大禹自不必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很多人物都是如此，像孫武、孫臏，像左丘明、吳起，甚至魯班、曾子，都有人提出與傳統不同的說法。在莊子故里問題上，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零星文字記載和後世方志裏面提供的信息等資料，應該說能夠準確說明莊子故里和他的生平事跡的材料還是很有限的，這就是大家爭來爭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幾年前，在山東東明舉行的“莊子故里及生平思想研討會”上，我曾經將莊子思想與莊子故里問題結合起來談過個人的一點想法，現在看來還有一些道理。我們當然不是認為從思想研究的角度能解決很多問題，我只是想，從莊子思想能不能去思考莊子故里問題。毫無疑問，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社會存在，任何人的思想都會有他本人所在區域的文化特征。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它可以作為一個思考的角度，或者說是一個旁證，如果思考到位的話，說不定它還是一個重要的旁證。

這一研究，首先必須思考的當然還是“莊子思想的主旨”問題。莊

子故里研究，《莊子》本身當然有一些內證，但其中的內證是有限的，利用起來應當特別謹慎。《莊子》這本書的特點是什麼？雖然文、史、哲各個學科的學者都在研究《莊子》，但如果把它放在歷史學科，《莊子》應在二級學科的專門史（思想史）裏面，它屬於思想文獻或思想史文獻。《莊子》這本書思想性特別強，這部書的特點，《莊子》本身說得很清楚，即“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因此裏面的有些材料，在“故里”研究方面利用起來就非常困難，也非常危險。比如說，莊子與他以前不在同一時代的人相見，這可能嗎？顯然不可能，也許他是從心裏面想和古人對話，所以說裏面的一些材料不可坐實了去理解、去利用。

作為思想著作，《莊子》的思想主旨可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它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大問題！以往，在我的心目中，莊子故里應該是在南方的，因為以前讀楚文化史研究的論著，給我的印象是，南方是道家方術之學興盛之地，一談到莊子思想，就認為它與作為三代正統文化的齊魯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差別。可是，隨著思考的深入，我開始認識到問題可能並不如此簡單。我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地不愛寶，大批早期思想文獻紛紛出土面世，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給中國上古文化研究帶來了非常可喜的局面，可以說，與以往相比，我們處在了古代文明研究條件最好的時期。以前，我對莊子思想研究實際上沒有接觸，因此，我想當然地認為孔孟和老莊是完全不一樣的，老子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之間沒有太多聯繫。但是，現在看來同樣並非這麼簡單。

很顯然，在先秦時期，思想界並沒有後人心目中的那種明顯的學派分殊。比如說孔子和老子，孔子見老子這種事情到底可信不可信，現在看來應該是歷史的真實，非常可信。關於孔老之間的關係，我指導的一位研究生專門寫過學位論文，從《孔子家語》等材料入手進行探討。郭店楚簡中的《老子》材料發現後，我們看到其中的《老子》與傳世本的《老子》差距非常明顯，像“絕聖棄智”、“絕仁棄義”那些話，在郭店楚簡本的《老子》裏沒有看到，那麼，這個本子和傳世本的《老子》哪一個更早，學術界已經有公認的看法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早期的儒、道關係並不是存在那麼嚴格的界分的。

傳統上對於莊子及莊子之學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我研究孔子儒學，後來也曾認真讀《莊子》，我覺得，為研究一個問題而局限在直接的材料之中，可能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永遠達不到一定的深度，所以，我提醒自己，除了儒家的典籍以外，相關思想家的論述也應該認真去讀。我在讀《莊子》的過程中忽然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說《莊子》這本書我們怎麼讀，《莊子》的思想主旨我們怎麼去把握？對比了很多先賢的看法，我們覺得鍾泰先生的看法可謂切中肯綮。鍾泰先生的一部研究著作叫《莊子發微》，他獨具慧眼，提出了一個令人歎服的結論，他認為莊子與儒家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經過我們認真的思考，我覺得他的看法可謂發人深省！

事實上，在鍾泰先生之前，已經有學者提出來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韓愈，他認為莊子之學屬於子夏之學，從孔子到孔子弟子子夏，子夏之後，是田子方，然後田子方傳下來。我認為韓愈的說法不對。為什麼呢？因為人們說田子方受學於子夏，是對《史記》裏一句話的誤解。《史記·儒林列傳》說“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這裏是說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都跟從子夏這些人學習。《呂氏春秋·尊師》則具體指出了“段幹木學於子夏”。有學者誤解《史記·儒林列傳》的記載，稱田子方、吳起、禽滑厘皆為子夏弟子，不妥。

田子方肯定不是子夏的學生，《莊子》說他的老師是“東郭順子”。但是，韓愈為什麼就想到了他屬於儒家之學？無獨有偶，除了韓愈，蘇軾居然說《莊子》對孔子是“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是“助孔子者”，對於孔子，他表面上是排斥，實際上是贊頌。在《莊子·天下篇》裏面，他評論了很多，包括他自己。他表述自己的學說，認為他與老子之間是有區別的。再者，經過初步統計，《莊子》提到孔子有28處，提到老子僅僅有14處，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孔子和老子一塊談的。而且，用鍾泰先生的看法，《莊子》談到孔子的時候表面上排斥孔子，其實，連這種所謂“表面上排斥”也不是事實，只是《盜跖》和《漁父》這兩篇有相關內容，但這兩篇的真實性問題學術界也有疑問，或以

為出於莊子“末流假托”。還有，在《莊子》裏面，稱老子的時候往往稱“老聃”，稱孔子的時候往往都是“孔子”、“夫子”之類，高下之間很能說明問題。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史記》的最後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該篇顯然表明了司馬遷撰著《史記》的初衷，相當於該書“後序”。鍾泰先生說，這“與《論語·堯曰》之篇、《孟子·盡心篇》之末章，上追堯、舜授受之淵源，下陳孔子與孟子自己設施志趣之所在，大略相似”，《莊子》中的《天下》篇正是如此，它應該是莊學主旨研究的最重要的篇章。

在《天下》篇中，莊子把天下的學術分成“道術”和“方術”。什麼叫“道術”啊？道術無處不在，用《莊子》的表述，就是“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天下》篇還提到一些什麼呢？有一點讓人感到吃驚的，就是他把孔子和“百家”區別開來。他說，所謂道術，包含著“天地之美”，包含著“萬物之理”，而“方術”則不然，“方術”僅僅是得其一偏，是“各得一察以自好”，而且還“往而不返”，不知道回頭，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所以，方術乃“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道術”與“方術”的區別就在這裏，“道術”包含的是一種系統思維、整體觀念、全局意識，“方術”則難以具有這些優點，“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道術”在哪裏呢？《天下》篇說，“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道術在六經之中，在《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在這些典章之中，包含了古聖先王之道，包含著“內聖外王之道”。莊子感歎，在他的時候，道術被割裂，“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莊子所推崇的，居然是內聖外王之道！而且，他還說，包含在六經之中的內聖外王之道，別人都不知道。只有誰知道啊？只有“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所以，“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他把“百家之學”與“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區別開來，由此我們看出，莊子是將儒家特出於百家之外、之上的。這一點十分重要！

我們再看看《莊子》其它篇章裏面的論述，讓人不得不進行更多的思考。譬如說，他說他見到魯哀公，他對魯哀公說魯國儒生太少了。魯哀公說，幾乎整個魯國的人都在穿儒服，怎麼能說儒少啊？在莊子看來，“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也就是說，穿儒服未必真有儒者之學、儒者之德，魯國人都穿儒服，未必就說明“儒”多。於是，莊子對魯哀公說，你如果不相信這一點，你可以下令說：“無此道而服此服者，其罪死”，凡是沒有儒家之道而穿儒服的這些人，你治他死罪，看看誰還裝模作樣。很顯然，沒有儒學之道的人，誰還敢穿儒服受此死罪呢？魯哀公下令了，結果魯國就剩下一個人敢穿儒服了，這個人回答國事的時候，千轉萬變而不窮。這個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這個人應該是誰呀，歷來注《莊子》者，於此皆言此一丈夫意指孔子。鍾泰先生十分感慨，他反問：“莊子何以推尊孔子如是其極？”

當然，《莊子》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不難看出，莊子所推崇的是內聖外王之道，他的“逍遙”，是在內聖基礎上的逍遙。當然這裏面給人很多模糊印象也有很多。例如，《莊子》說“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這其實也是在贊揚孔子。孔子行年六十，到了六十歲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以前全錯了，到現在忽然明白了。

其實，這“正以見孔子之學之化而日進”。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想到以前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答應為一批中學生講講孔子，我本來是想很認真地“講講”的，因為我可不敢小看了中學生，因為我兒子就上中學，他讀初中時，提出的問題有時就很刁鑽，很細膩，有時不知如何回答。可是，在見面以後我吃了一大驚，哎呀，沒想到啊，這批“中學生”只有少數幾個初中生，絕大多數是小學生，是年齡很小的“小記者”。看來，正兒八經“講”孔子太困難了，怎麼給他們說明白呢？我只好請他們就自己關心的問題提問。我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孩子很認真地問道：“老師，孔子犯過錯誤沒有？”這個問題怎麼回答呢？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說，如果

給我時間我好好學習《周易》的話，我可能不犯大錯誤了。這麼說，孔子不但犯過錯誤，而且犯過大錯誤。這個問題，當然給那孩子不易講明白，但孔子思想不斷進步，他曾經否定和反思自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可能正是莊子說孔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的本意。

孔子以後，“儒分為八”，所謂儒家“八派”，很多人認為是孔子以後“爭正統”的產物，按照《韓非子》的說法，這“八派”都以為自己屬於“真孔”。在所謂“八派”之中，有所謂“顏氏之儒”，鍾泰先生在《莊子發微》中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莊子之學可能屬於“顏氏之儒”。但是，顏回比孔子去世還早，那麼“顏氏之儒”的“顏氏”應該指哪位？有人瞎猜，以為孔子弟子也有姓顏的，“顏氏”或者是顏回之外的哪一位。其實，“顏氏之儒”一定是宗師顏回的人。以前，人們認為顏回“早死”，他沒有留下自己的學說，他以後也難以形成學派。當然，關於顏回，《論語》裏面材料較少，可是，我們看看《孔子家語》裏面相關的材料，就能夠為“顏氏之儒”的學術特征勾勒出一個清晰的輪廓。按照孔安國的說法，《論語》具有“正實而切事”的特征，材料自然有所選擇，而《孔子家語》關於顏回學說的材料則相對較多、較全面，再看看剛剛出土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裏面也有關於顏回的材料，那麼，《莊子》裏面體現的顏回之學的特征，包括一些“坐忘”啊、“心齋”啊，“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之類，就能夠理解莊子對顏回為什麼那麼推崇。

總之，我們原來傳統上對莊子學說的宗旨可能存在重大誤解。如果我們承認莊子與孔子、儒學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即蘇軾所說的那種“陽擠而陰助”，那麼，我們便可以進一步思考莊子學術的地域性特點了。

在西周春秋時期，宗周文化傳統雖然影響到了各個方國，但各個地域之間的區別和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儒家之學由魯國而鄒魯或齊魯，影響不斷擴大。原來我們認為戰國時期南方楚國與儒學好像有點遠，但在原來楚國國都附近出土的戰國楚簡無情地改變了這個成見，特別是郭店楚簡和上博竹書。這些文獻被埋藏在貴族墓葬中的事實，證明這些文

獻在當地還沒有很廣泛地傳播。由此，我們可以粗略地歸納出，在莊子時代，莊子所在的地域儒學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影響，不然，莊子思想中就不會出現深深蘊藏著的孔子儒家思想的根基。合乎邏輯的推測只能是：莊子所在的地域應當受魯國學術影響較深，不應當距離魯國太遠。如果聯系到孔子周遊列國時居住衛國、宋國時間較長，孔子思想具有“據魯、親周、故殷”等特征，把握莊子思想及其故里問題便會得到很好啟示。

一般認為，《莊子》書中的思想與常識中的儒學有所不同。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思考：被人們視為“儒家別宗”的荀子便批評了不少儒家人物，在很長的時間裏，有人甚至認為他不是儒家。只要認真研究早期儒學，綜合研究荀子，不難發現他當然是本色的儒家。在荀子的著作中，他首先明確自報“家門”，而以儒家自居，他屬於儒家自應無疑。荀子認為學習最重要的是接近良師益友，從而才能更好地隆禮，他希望人要上好其人，下能隆禮，原先王，本仁義，不做所謂的“陋儒”、“散儒”。除了“陋儒”、“散儒”、“腐儒”等名詞，荀子還提到了“大儒”、“雅儒”、“俗儒”、“賤儒”等概念。這表明，荀子作為儒學中人，對有關儒家思想及其與社會治理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在《儒效》篇中，他將人們分為四種，即“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分別論述他們對於治國安民的作用，他得出的結論是：“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舉錯而定，一朝而伯。”荀子的儒家本位立場可謂昭昭然也。

歷史上，幾乎什麼時候都有表裏不一的人，也都有許多注重形式而缺乏內涵的人。張家山漢簡記錄了“柳下季治獄”的例子，記載了被判罰的一個人，那人身穿儒服而偷盜，“盜君子節，又盜君子學”，受到嚴厲的懲處。荀子也看到那時一些“飾邪說，文奸言”的情形，批評了不少有關的人和事。荀子連孟子和子思都批判了，子張、子夏、子遊都被指責為“賤儒”，我們可以想想，現在很多人，穿上古時的禮服，好像就是“儒家”中人了。其實，就像孔子回答別人詢問時，說自己不知道

什麼是“儒服”的道理一樣，人們應該更多著眼於內在涵養的提升。儒家真諦是什麼，荀子認為當時很多人打著儒家的旗號，所作所為卻與儒學之道背道而馳。不要認為你穿著儒服就理解了儒家之道，其實莊子看到的問題可能也是這樣。從這樣的視角觀察莊子思想，理解莊學主旨，解析其反映的區域文化特征，綜合進行探討研究，我們的思維可能會更宏闊一些。

誠然，莊子里籍研究不能單靠一個方面，從思想觀念的領域進行觀察只是提供一種視角，或者一個坐標，而根本的還要從史籍的相關記載入手。例如，典籍明確記載“莊子者，蒙人”，莊子曾為“漆園吏”，那麼，蒙地、漆園究竟當今何地便成為問題的關鍵。目前，這一研究雖然還存在一些分歧，但相關成果已經不少，完全具備了進行比對或對話的基礎。基於此，荷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研究會會長潘建榮先生匯集莊子里籍研究論文於一冊，供有興趣者研究參考，其目的無非是為了使莊子里籍越辨越明。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該書編者潘建榮先生雖然為曹縣說論者，但他能裒集諸家之說，以供讀者評判，不僅體現了他作為研究者的自信，我認為更體現了他作為學者所應有的胸襟。

晚學如我，潘先生竟不棄，詳細介紹本書編撰思想與內容，命我撰述個人感言置於書前。自思卻之不恭，因撰莊學門外數語，聊表敬佩之忱！

曲阜師範大學歷史（孔子）文化學院院長
楊朝明

二〇〇八年十月五日

目 錄

序	楊朝明 (1)
---------	---------

第一編 莊子故里荷澤說(曹縣說)

莊子里籍蒙與漆園在山東荷澤考辨	潘建榮 (3)
老莊故里及文化歸屬考辨	孫立 (76)
莊子故里新說	陸永品 (85)
莊周故里考	徐壽亭、劉傑 (88)
莊周故里新探	杜長印 (94)

第二編 莊子故里商丘說

莊子籍里考辨	方勇 (111)
莊子籍貫故里問題考辨	劉生良 (142)
莊子蒙城人說質疑	朱玉龍 (167)
關於莊周故里的爭論述評	王增文 (177)
莊周故里為安徽蒙城辨	王曉波 (183)
《莊周故里辨》商榷	劉文剛 (187)

第三編 莊子故里民權說

莊子故里覓蹤	李民 (193)
莊子故里在民權	楊惠民、張久德、王春德 (197)

莊子故里考辨	楊子建 (200)
--------------	-----------

第四編 莊子故里東明說

莊子故里辨	王鈞林 (207)
莊子故里新探	鮑大雪、王守義、李濟仁 (214)
莊子活動的主要地區在荷澤東明	董治安 (225)
說莊子故里	孟祥才 (231)
漆園應是莊周的故鄉	黃廣華 (233)
漆園考	劉傑、徐壽亭 (237)

第五編 莊子故里蒙城說

莊周故里新探	王克峰 (241)
莊周故里辨	夏茹冰 (292)
歷史上的蒙國與今之安徽蒙城	夏茹冰 (295)
從莊子隱釣濮水看莊周故里	常 徵 (299)
從“冢”即“蒙”看莊周故里	海 清 (311)
莊子楚人考	孫以楷 (313)
莊子蒙人考	王振川 (319)
莊子蒙人考(續)	王振川 (326)
蒙城古今莊子祠	熊承恩 (333)
附 錄	牛鵬輯錄 (337)
跋	(382)

第一編

莊子故里荷澤說（曹縣說）

本編共收錄考辨文章五篇。

持莊子故里荷澤說的學者認為，莊子出生地蒙在山東曹縣南湯陵一帶，漢於此置蒙縣；蒙、亳分治後，又於此置薄縣。蒙漆園在荷澤城西北一帶，包括牡丹區西北部，鄆城西南部，東明縣東北部。按《禹貢》記載，這一帶自古植漆、桑，產漆絲。漆園城在鄆城縣臨濮鎮莊子廟村南與牡丹區高莊鎮交界處。唐貞觀南華莊子觀在莊子廟村。村北一里，古濮水之陰，即莊子釣臺遺址。東明縣菜園集鎮莊寨村有莊子墓、莊子觀和漆園遺址，可證莊子晚年在此修志並葬於此。因此，莊子故里荷澤說，最為合乎古文獻記載。

